蜀山劍俠傳/28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八九回　玉隕香消 感深情 金宮援倩女　惡盈數盡 施妙法 火遁戮兇魂

下一回▶

二商原因沙紅燕一味推崇所約屠、鄔二妖人，心中大忿，到時故意敷衍，想等衆人不行，再行發難，以顯他們的威風。後被癩姑激怒，方始打算提前出手。祇爲同黨人多，尚與敵人相持，想等退出死圈，再行下手。以爲二行珠無人能破，祇一接觸，立即爆炸，敵人必死。正在得意洋洋，口中喝罵，忽見癩姑運用玄功，向高空中追去。還恐敵人不知厲害，將珠震破，發難太早，傷了同黨。剛指珠光想使上昇，不令追上，忽見一個形如嬰童的敵人，揚手便是一隻金光大手，將珠抓去，不由大怒。二商忙即行法，向空一指，想將二珠爆炸，同時騰空追去。那片青煙已經飛墮，似網中撈魚一般，將那瀰漫大半山，正向全山展布的二行真氣一下網住。同時另一敵人忽然飛降，手持一個晶瓶，先飛起一片錦雲，籠向青色光網之外。兩下裏一合，立時由大而小，合成一團輕煙彩霧。晶瓶又飛起一股七色彩光氣，將其裹住，晃眼由大而小，颼的一聲，吸入瓶口以內。二商見二行珠已被金光大手收走，一任施爲，毫無反應，正在情急，還未追上。

癩姑一聽來人竟是韓仙子門下小人韓玄，那金光大手不是芬陀、嫫姆二老前輩元神所化，便是所煉神符。知已無害，心中大喜。一見二商飛來，立即回身迎敵。就這略一停頓之際，下面二行真氣已被收去。二商看出敵人所用法寶，乃是五嶽錦雲兜與七寶紫晶瓶，情知寶珠真氣已落敵手，不禁悔恨交加，又急又怒。那金光大手來歷更大，韓玄又生得形如童嬰，誤認作快成天仙的道家元神，料非對手，再說也追不上。不得已而思其次，

想將二行真氣奪回，如能成功，再將敵人紫晶瓶奪來，豈不更妙？情急萬分，本不暇再與癩姑戀戰，又見下面敵人收了二行真氣，立時破空遁走，心疑敵人似往土木島送還法寶，越發着忙。慌不迭捨了癩姑，便朝那人電馳追去，雙方全部飛行神速。韓玄也已飛降，正向癩姑行禮回答，英瓊等和衆妖人也已飛回。

原來易靜獨戰龐化成，忽聽有人傳聲，自稱韓玄，奉了韓仙子之命，拿了芬陀大師一道靈符，來收二行珠，並說鄔、屠二妖人就要來到。日月五星輪將來有用，此是定數，附近山林景物終須遭劫，最好在二強敵未到以前任其發難。否則龐化成人最恃強，又最珍愛此寶，輕不使用，來時心存奢望，見不如人，就許負愧逃去，或是不肯出手，收它便難了。這時另一新來妖黨伊佩章，乃華山派老輩中妖人，正隨龐化成一同對敵。當二行珠飛起，二妖人知道厲害，本想逃走，不料易靜恐妖人逃光，發難太早，韓玄不及下手，突將太清禁制施展出來，將二妖人困住，迫令出手，並作緩兵之計。同時傳聲英瓊，說強敵將臨，可速退回。殘餘的十來個妖人無一弱者，本非真敗，又都各懷奢望，想要染指。英瓊等一退，見空中寶珠不見，二商追敵飛走，紛紛追回，雙方又鬥在一起。龐化成見仙法神妙，身外滿是金霞籠罩，知道敵人發動太清禁制，自己雖有法寶防身，但是壓力極大。晃眼之間，金霞中又現出千萬根大木影子，互相擠軋排蕩，潮涌而來，本就惶急，伊佩章再一連番慫恿，頓忘師戒，立將四柄烈焰叉將身外金霞擋住，隨喝：「諸位道友留意，速往我這裏來。」左肩一搖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，肩上大小三輪立即朝空飛起。易靜知道敵人法寶乃前古奇珍，不願爲他所破，立收仙遁隱身，追上英瓊等，匆匆說了幾句，便和癩姑、韓玄同往靜瓊谷中遁去。

伊佩章最是刁狡無恥，因見仙法神妙，惟恐龐化成無暇施爲，由身旁取出一方形如手帕的法寶，向空一抖，立有一片暗赤色的妖雲，腥穢難聞，飛向空中。易靜恰巧收法遁走，伊佩章以爲所用赤霞玄陰障厲害，敵人被其驚退，正向龐化成口發狂言。不料韓玄手疾眼快，機警絕倫，師傳法寶又多，本隨癩姑同往谷中退去，正由二妖人身側飛過，聞到奇腥，覺着有些頭暈，不由有氣，因已隱身，二妖人全未看出。龐化成仗着師傳，發難以前，先有一幢七色寶光將身護住，還不妨事。伊佩章自恃年老成精，易靜一退，越發驕狂自滿，以爲妖光邪雲籠罩之下，敵人必不敢近身。不料韓玄經過，如非身佩師門至寶護神牌，幾乎暈倒，不禁大怒，已經飛過，也未告知癩姑，忽然一劍飛來。那兩口金劍與尋常飛劍不同，乃韓仙子昔年初得道時，用前古神金煉成的防身至寶，發時祇是金光閃閃的小劍，長祇數寸，比電還快，又是萬邪不侵，相隔甚近，如何能防。等妖人發現一口其亮如電的金劍在眼前一閃，想逃無及，竟被那劍追上，由頭到胯斬爲兩半。一道血光裹着妖魂剛要飛起，癩姑回頭望見，揚手數十百丈金光雷火，將妖魂連空中妖光

一齊消滅。方同往谷中退去，照眇姑之言佈置。不提。

那日月五星輪也已飛向空中，化爲大小三輪奇光。一輪其紅如火，飆輪電馭，急轉不休，四邊發射出千萬朵火焰，猛射如雨，晃眼全山便在火星籠罩之下，紅雪飄空，上下飛舞，光芒萬丈，烈焰燭空，與先前火無害太陽真火的威力又自不同。火焰朵朵，所到之處，滿山五色輕煙全受激盪，起伏如潮，風雷之聲，山搖地動，形勢萬分猛惡。第二輪卻似一個大冰盤，寒光四射，正罩在衆人頭上，先未在意，晃眼光更強烈，照在身上，似有極大吸力，如非慧光護身，幾被吸去。這還不說，最厲害的是那第三輪，外邊上有五色星光，迎空暴長數十百倍，各射出一股光氣，罩向衆人立處，壓力之大迥異尋常，下面太乙五煙羅竟敵它不住，雖未衝破，環着衆人身外一圈，已被衝破數十畝方圓的一圈裂縫。這時衆妖人已各紛紛退去，與龐化成會合一起，各指英瓊等喝罵不休。衆人因受癩姑指教，立意收那日月五星輪，故作不支。同時由英瓊運用定珠慧光將衆護住，祇守不攻，也不去理睬，想等收寶的人一到，立即下手，收寶除害。依還嶺上重又光焰萬丈，上徹重霄，宛如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，一同自空飛降，離地僅數十丈。祇見烈焰千重，彩光萬道，星光如雨，紅雪繽紛，寒光若電，流輝四射。又當深夜之際，整座依還嶺宛如一座霞光萬道的火山，照得方圓千里內外明逾白晝，壯麗光怪，亙古未有。

龐化成不料慧光這等厲害，日月五星輪乃師傳奇珍，竟不能傷它分毫。太乙五煙羅也未衝破。敵人雖似困住，終究奈何他們不得。正想三輪合運，朝下壓來，試上一試，先不傷人，且將五煙羅碾破，以便接應池中同黨，裏應外合。正與一同黨妖人商議間，忽見一片銀光先在月輪旁閃了一閃，疑有敵人，定睛一看，已無蹤影。方在奇怪，日輪中心又有豆大一點的黑影，一閃即滅。緊跟着，五星輪上又飛起一蓬烏金色彩絲，均是從所未見的異兆。想起此寶乃師父傳授，曾說與自己共存亡，不到萬分危急，並還理直氣壯，不許妄用，又曾立過重誓。雖具無窮威力，仗以橫行，從未用過。日前因受沙紅燕蠱惑，想分得一粒毒龍丸，冒失來此，突生異兆，莫非有甚變故不成？心正驚疑，忽聽月輪內有一女子喝道：「無知妖道，敢忘師誡！認得我女殃神鄧八姑麼？看你師父面上，賜你兵解。還不快逃，等待何時？」說時一根長祇尺許的黑光，並不甚亮，突在日輪中出現，祇閃得一閃，日輪便即停止不動。緊跟着又有九朵金花，一團紫氣，由空飛墮，滿山火焰立收。剛認出這是前師所說天狼釘與九天元陽尺，祇見一團冷光銀霞又由月輪中突然涌起，光中現一黑衣道姑，正是前師舊友鄧八姑。月輪忽隱，立還原形。星輪上又有一片烏光，大蓬金線飛起，收得更快，話未聽完，三輪全失。龐化成不由心驚膽裂，亡魂皆冒，忙喊：「鄧仙姑開恩！」話還未了，耳聽一聲長嘯，起自遙空，宛如響箭穿雲，破空而來。龐化成未及回顧，星輪上一片烏光已罩向身上，護身法寶立破。驚魂震悸中，

一道青虹又飛上身來，耳聽八姑喝道：「紅侄看我面上，休傷此人元神，放他走吧。」龐化成自知難活，青光已繞身而過，斬爲兩段。一條人影在那四柄烈焰叉環護之下，往斜刺裏破空飛去。

就這一兩句話的工夫，一條紅影已隨同長嘯之聲飛墮。同時東北方又飛來一片暗藍色妖雲，疾如奔馬，鋪天蓋地而來，晃眼臨近。衆妖人見龐化成慘死，正在心驚，一見來了兩個大援，又都驚喜，齊呼：「二位道友，怎此時纔來？」衆人看出來敵甚強，正準備迎敵間，忽聽八姑傳聲喝道：「諸位師弟妹，速照計行事。這裏須受妖人數日圍困，我送紅侄脫離陣地。此時不便相見，到日再來。」話纔出口，八姑已在雪魂珠護身之下，帶了上官紅，化作一團銀色冷光，比電還快，往左側面破空飛去，聽到未兩句，語聲已在數十里之外。衆人方在欽佩，新來二強敵也相繼飛到。一個身穿白衣，裝束詭異。一個赤面藍衣，其瘦如猴，身後揹着一個大葫蘆，內噴藍色煙雲，纔一到達，便海濤也似當頭壓下。耳聽易靜、癩姑分頭傳聲，令衆分退靜瓊谷中待命，破陣的人尚還未到，妖孽數也未盡；洞中所困四人均持有剋制五行之寶，也須有人主持相助。現在人少，最好聽其攻打，到時自有解救。否則即便能勝，後患甚大。癩姑又說辛凌霄帶有法寶甚多，甚是厲害，五行仙遁須人主持，令英瓊往金宮相代。由癩姑自去對付沙紅燕，以防張瑤青法力稍差，不是對手，萬一疏忽，生出變故。英瓊等聞言，同在慧光籠罩之下，往靜瓊谷飛去。

英瓊將衆送到谷中，再行飛出，祇見藍雲如海，高涌如山，整座依還嶺全被罩住。太乙五煙羅已化爲大蓬彩煙，向上飛起，護住全山，離地約有十丈高下。妖雲正在下壓，恰好接住，雖能抵禦一時，仍是妖雲勢盛。那穿紅衣的妖人也正發難，揚手發出大片陰雷，互相擊撞，千萬霹靂一齊爆炸，震盪之勢，比起先前幾次還要猛烈十倍。方纔對敵諸妖黨似恐波及，各在後來二妖人所發兩幢紅藍二色交織成的光幢籠罩之下，飛翔雲海雷火之中，耀武揚威，連聲喝罵，也用邪法異寶相助攻打，尤其對幻波池、靜瓊谷分外猛惡。內一妖人名叫玉神君唐雙影，因同伴爲衆人所傷，報仇心切，哪知厲害，怒火頭上，祇顧見敵眼紅，也不想想中間隔着那層五煙羅本就難破，又經鄧八姑來時用一道靈符加增威力，比方纔還要神妙得多，怎攻得進。事有湊巧，英瓊出時不曾隱身，被二妖人發現，因聽說過相貌，猜是三英中第一人，各用陰雷邪法朝下猛攻。這兩個妖人正是屠霸和赤手天尊鄔勤，均在東海被困多年，近始逃出，邪法甚高，煉有不少極厲害的法寶。尤其鄔勤，乃九烈神君師弟，所煉陰雷威力極強，並能隨發隨收，化生無窮。他乃昔年邪教中有名人物，又擅長獨門玄功變化，精於五遁。如非五煙羅防護，鄔勤所煉攻山異寶百靈衝與十七面妖幡又被米、劉二矮暗中尾隨破去，早被侵入重地，全山仙景也爲妖雲熔

化。就這樣，那丙庚精氣會合各種龍蛇蟲獸毒涎煉成的妖雲，稍差一點的法寶飛劍，沾上便即污毀消熔，厲害非常。其陰雷又極猛烈，太乙五煙羅雖經嫫姆仙法重煉，如非八姑帶來那道靈符，仍難持久。這一合力攻打，威勢更大，寶氣彩煙立被激動，紛紛飛揚，起伏如潮。唐雙影祇當寶網將破，想起自己成名多年，此來寸功未立，反傷了兩個同伴；屠、鄔二人一到，便將敵人驚退，聲威立盛，自覺不是意思。又因身藏異寶尚還未用，想收漁人之利，於是誘敵出鬥，連發出三枝陰靈箭，一見無功，破口辱罵，語甚污穢。

英瓊由寶網下面飛過，已經快到幻波池邊上，見一油頭粉面的敵人，手指三道妖光追來，全身有粉紅色的光焰籠罩，衆中祇他一人穿行妖雲雷火之中，若無其事，口中又在穢罵不休，不禁大怒。暗忖：「照癩姑師姊所說，雖然時機未至，冷不防除去一個，有何妨害？何況這妖孽必是極惡窮兇，萬萬容他不得。」心念一動，立時回身，手掐靈訣，衝煙而上。唐雙影一見敵人出鬥，英瓊又是身劍合一，定珠不曾放起，以爲敵人中計，所用邪法赤陰球最能迷人心魂，發動極快。性又貪淫，心中還存妄念，打算生擒回去。一面指揮妖箭迎敵，一面將球放起。不料英瓊近來法力日高，身有佛家至寶定珠，萬邪不侵，因恨敵人出口淫兇，立意除他。一見妖箭迎面飛來，也不用紫郢劍迎敵，先將開府所得聖姑遺賜的太白金刀化爲一條銀電，朝前飛去，自身卻向妖人追去。就這對敵晃眼之間，忽聽妖人大喝：「鄔道友停發陰雷，待我生擒賤婢回山，一同享受。」話未說完，身形忽隱。鄔、屠二邪見英瓊出戰，正發陰雷妖雲朝前夾攻，聞聲忽然退去，齊喊：「唐道友說得對，這丫頭果然美貌。好在她已難逃羅網，你如不行，我們再來。」那三支妖箭本極厲害，不料英瓊無心中放起太白金刀，正是剋星，銀光一絞，首先粉碎。那赤陰球也隨同妖人隱處，飛向空中。此寶與妖人心身相連，陰毒淫惡，無與倫比。

英瓊對敵人的話還未聽完，瞥見當空現出一團暗赤色的妖光，晃眼由濃而淡，變作粉紅顏色。光中現出好些俊男美女，都是一絲不掛，互相摟抱，顛倒橫陳，活色生香，備諸妙相。光球裏面，另有兩條人影若隱若現，與妖人一樣相貌，也是赤身露體，一絲不掛。忙縱劍光追去，揚手又一太乙神雷。不料那球看似停懸空中，徐徐轉動，但是閃變神速，隱現無常，飛劍、雷火竟未擊中。英瓊心中奇怪，想把慧珠放起。妖人也是該死，分明見英瓊神態無異，並不似平日敵人一見便即中邪暈倒神氣，仍不死心，還以全力施爲。英瓊正追逐間，球上忽飛起一片粉紅色的薄霧，色彩越發鮮豔，球中男女色相更多，鼻端微聞一股溫香，心神忽然微動，覺出邪法厲害，不知如何破它。剛一遲疑，又聽癩姑傳聲。心想退走，又覺有氣。猛聽叭的一聲，球忽爆散，化爲大片粉紅色彩煙。中有兩條赤身人影，比電還快，當頭罩下，竟然不畏仙劍威力。英瓊當時便打了一個冷戰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心隨念動，定珠慧光首先飛起，並將身帶幾樣法寶，連同太乙神雷，一

齊施展出來。妖人原因持久無功，側顧羣邪，多半停手耳語，心越愧忿。一見敵人驚疑神情，不知英瓊定力最強，更有至寶防身，不過稍現警兆，並無大害；誤認爲中邪，祇爲法力頗高，不曾暈倒。惟恐失卻機會，自恃發難神速，連人帶寶猛撲上去。此舉動作如電，本極厲害，偏生遇見凶星照命，劫數當終。妖人又將元神化身一齊向前飛撲，準備將人迷倒。四手齊伸，帶着大片妖光剛往下撲，慧光暴起，邪法立破。同時又是一幢青霞罩上身來，飛劍再往上一繞，數十百丈金光雷火暴雨一般當頭打下，多高邪法也禁不住。何況事前心存必勝之念，未有退意，當時連人帶寶一齊消滅。

英瓊本想再殺兩個，因癩姑傳聲催促，祇得回飛。鄔、屠二妖人見狀大怒，各施邪法陰雷急追過去。英瓊在寶光防護之下，雖然不怕，也覺出陰雷震盪之勢十分猛烈，那藍色妖雲壓力更是奇大，纔知果然厲害。剛剛衝煙而下，不料鄔勤玄功變化，飛遁神速。先見英瓊上時，彩煙飛動，已早生心。英瓊一退，立時隱形追來。她那定珠原與心靈相合，下時雖覺微有一點警兆，不知鄔勤邪法神通，得隙即入，已經緊附在外。以爲五煙羅能隨心意分合，間不容髮，決不會被他隨同追入。滿空陰雷又在亂打，百忙中竟未發現。也是幻波池不該毀壞，否則全洞雖有仙法禁制防護，池底靈泉必爲陰雷所毀，就能修復，也須費事了。鄔勤因見敵人法寶神妙，難於暗算，惟恐打草驚蛇；又聽同黨說起沙紅燕等四人已先入洞，久無動靜，料已被困。一心迷戀辛凌霄的美色，意欲賣好，竟忘了毀損仙景，緊緊隨在英瓊身後，想混到裏面。哪知癩姑早得高明指教，得知妖人乘虛侵入，一見英瓊出戰，便捨了辛凌霄，運用仙法，將南洞開放，下餘四洞一齊關閉。英瓊本不知癩姑心計，一見南洞大開，便飛了進去。正想轉入右洞金宮，忽又聽癩姑傳聲，說妖人已經侵入，令其留意，須等困入南洞火宮，方可撤去法寶，以防暗算。英瓊聞言，自是氣忿，先不發作，直飛火宮重地，暗中準備。

鄔勤還以爲敵人毫未覺察，打算英瓊寶光一撤，立發陰雷，將其打死，再破火遁，去與沙、辛二女會合。正覺敵人已經回洞，防身法寶怎還不撤？身已追入火宮深處，發現所經之處是一螺形甬道，又長又窄，上下洞壁好似畫着不少火焰，若有若無，時隱時現。知是火宮重地，自恃精於五行遁法，也未在意。鄔勤以爲敵人不曾驚覺，祇要在未發難以前將那最重要的火宮神燈毀去，全陣威力便要減去一半，成功較易。英瓊忽然回身喝道：「妖賊自投羅網，休想活命！」說罷，手中靈訣往外一揚，一片風雷之聲過處，鄔勤眼前紅光一閃，敵人、甬道一齊不見，也未見有甚別的異兆，身卻落在一座大約兩畝的廣堂以內，通體紅色，洞壁宛如紅玉，四外空空，不見一人。祇當中一盞金燈，下有翠玉燈檠。燈上結着一朵燈花，時青時紫，時紅時白，色彩鮮明，別無他異。鄔勤向在海外橫行爲惡，被仙法禁閉已三百年，對於幻波池五遁威力祇是耳聞。以爲自己是行家，

不知仙法神妙，神力無邊，尤其不知那五行法物均爲仙府奇珍，非比尋常。所以雖知自己身落埋伏，毫無畏心，反想引發火遁威力，試上一試，成功更好，至不濟也可遁往別宮去尋同黨。鄔勤的主意打定，揚手一陰雷，朝那星燈打去。陰雷本是一點豆大綠光，出手隨人心意，化爲百丈妖光雷火爆炸，無堅不破。哪知出手並未爆炸，打到燈上，宛如石投大海，形影全無。心方一驚，眼前倏地一暗。緊跟着光焰萬丈，風雷大作，全身立陷火海之內。先尚不知厲害，怒吼一聲，在邪法異寶防身之下，先發陰雷，四外亂打。仙遁神妙，不可思議，攻勢越大，反應之力越強。祇見碧熒如雨，出手消滅，一閃不見，並還收不回來。越往後火力越大，竟是無可奈何。身外烈焰早已合成一片，無異投身在一座極大無比的洪爐之中，用盡方法，人力祇有更強。在烈火中連用邪法異寶，均不能破。最後想用火遁竄往別宮，去尋同黨。剛一施爲，飛出不遠，忽見無邊無岸的火海深處，現出一盞前見金燈，燈焰停勻，奇光迸射，由對面緩緩飛來。方想攻打破法，忽想起先前陰雷無功，此燈乃火宮法物，必是一件奇珍，稍失機宜，必爲所敗，豈可冒失？忙即停手退飛。那燈浮沉火海之中，看似極緩，不知怎的，無論如何加急後退，老是離身不遠，並還越隔越近。暗忖：「似此相持，何時是個了局？」頓發兇威，一聲厲嘯，忽然改退爲進，運用玄功，想借火遁往別宮竄去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耳聽沙紅燕傳聲急呼，說五遁厲害，問衆同黨是何景象。話未說完，語聲忽斷。鄔勤得道多年，人本機警狡猾，聞聲方在失驚，猛覺出燈上奇光精芒迸射如雨中，忽有一種極大潛力吸來，身子立被吸住，再也掙扎不脫，所習火遁全無用處。眼看金燈越長越大，光焰越強，挺立火海之中，燈上光焰飛射火中，幻爲異彩，耀眼欲花。鄔勤纔知不妙，幸仗玄功變化，煉就身外化身，先將元神遁出，想用本身一試真火威力。好在身外還有寶光防護，無事更好，否則元神決可保全。多年苦修，已早凝鍊，不須肉體，一樣神通，並且敵人法力多高，也難加害，那時報仇不晚。元神剛一離體，原身立被燈焰捲去，重又縮小，恢復原狀。定睛一看，仍是前見那盞小金燈，原身已被裹向如意形燈焰之上，縮成寸許大的一個小人，帶着一點法寶餘光，略爲掙扎，一縷淡淡的青煙冒起，連人帶寶齊化烏有。眼前一暗，身外一輕，金燈不見，身外烈火忽然一晃，消滅無蹤，祇剩元神落在廣堂之中，四外靜悄悄的，哪有一點形迹。

鄔勤肉體已毀，還失去兩件法寶。如非應變神速，不是所用法寶多與心靈應合，幾乎全數葬送。驚魂乍定，悔恨交加，又急又怒。細看四外洞壁，通體渾成，全無一絲縫隙。連用五遁，想要衝出，俱都無效。心正惶急暴怒，四壁忽現出無數火焰影子，重重疊疊，飛舞起來，與來時甬道所見相同，晃眼佈滿全壁，越聚越多。宛如萬朵火花上下翻飛，精光閃閃，潮涌波騰。忽然轟的一聲大震，那無量數的火焰立將全堂布滿，又成了一片

火海，元神被陷其內。但那無數如意形的火焰並不合成一體，祇由上下四外一齊打到，近身便即爆炸。精芒電射，毫光萬道，前消後繼，越來越盛，比起雷火還要猛烈十倍。一任邪法高強，玄功變化，也禁不住那麼大威力。如非先受重創，有了防備，護身法寶均是奇珍，元神早已受了重傷。後來，鄔勤實在禁不住那雷霆萬鈞之勢，祇得運用玄功，將元神縮成寸許長一個小人，並將所有法寶一齊放出，化成一個空心光球，元神藏在其內，再用陰雷向外亂打，方始稍好。但是烈焰熊熊，漫無際涯，無論躥往何方，均無止境。情知弄巧反拙，凶多吉少。忽聽左近有一少女低語道：「這妖孽元神真難消滅，五行合運如何？」另一女子答道：「瓊妹怎的性急？爲時尚早，樂得教這些妖邪受點活罪，忙他作甚？我們不是想要保存辛凌霄，祇給沙紅燕這潑婦喫點苦頭，使其知難而退麼？五行合運，使他們同歸於盡，太便宜了。不過這妖邪氣他不過，先聽辛凌霄暗中祝告，訴說這些妖孽對她不懷好意，何不把這廝移往金宮，見他心上人一面，再用木火二行合圍，倒要看他妖魂餘氣有多大神通。你看如何？」

鄔勤想不到自己成名多年，法力高強，卻被米、劉二矮將制勝之寶暗中毀去，身受重傷。滿擬此來可報仇雪恨，誰知好些邪法異寶均未用上。不合輕敵心驕，祇說自己精於五遁隱形之法，得隙即入，有勝無敗。誰知敵人如此厲害，剛進火宮，隱形先被破去，肉身隨毀，連元神也被困住。現在聞聽二女交談之言，不禁暴怒，意欲猛施全力，分出兩件異寶試朝發話之處衝去。剛厲聲怒罵得「賤婢」二字，眼前火焰忽然連閃數閃，由分而合。再定睛一看，原來存身之地，哪是甚麼廣堂，乃是一幢形如火山的燈焰，元神便困其內。火外立定癩姑、英瓊兩個敵人，正在戟指笑罵。幸虧不是肉體，邪法又高，更有法寶防身，暫免於死，否則早已滅亡。那金燈神妙無窮，所見必是幻景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方要強行突圍，猛又瞥見黃塵萬丈，光霧千重，壓上身來。百忙中發現黃光霧中裹着一團寶光，中一道人正是沙紅燕所約同黨之一，正在奮力掙扎，狼狽已極，一閃而過，身外火光不見，似已脫出金燈之外。鄔勤方想衝上前與之會合，塵霧中忽射出一片金霞，黃塵人影一齊不見。耳聽女子悲聲喝罵和急呼之聲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辛凌霄被困在一片銀霞之內，上下四外佈滿無數金刀，電旋星飛，一齊團團圍住，但不朝人下落。

鄔勤見二敵正朝辛凌霄說話，笑指自己道：「辛道友，我們對你並無仇怨，你丈夫爲妖屍、毒手所殺，我們爲你報仇，有德無怨。你雖無故勾結左道妖邪來此侵擾，終念你本是正人，無心作賊，一念之差，實迫處此，此時當已後悔。我們因聽你哭訴心事，知受羣邪欺侮，志拼必死。逼迫你最厲害的便是東海新逃出來的兩個妖孽，鄔勤已經被殺，屠霸遲早伏誅。我們現轉變五遁，將鄔勤的元神引來，當着你的面除去，爲你出氣。你的後患已絕，剩下沙紅燕這個潑賤自身難保，決不會再逼你從邪。祇要回頭是岸，我們

念你本是正人，爲了一朝之忿，身敗名裂，不願使你遭此慘禍，情願放你回去。不過我們事尚未完，祇要你點頭，豁出費點事，放你脫身，在後洞守候數日，等到羣邪傷亡，送你回山，實爲上策。否則，這太白金刀與先後天庚金真氣格外厲害，祇一施爲，形神皆滅，危險萬分。我們決不加害，祇請守在這裏，靜候事完，再作打算，任憑尊意。如何？」辛凌霄滿面悲忿，慨然答道：「我知你們好意，事已至此，有何可說？我與先夫情深義重，誓共生死，既不能爲他報仇，又受羣邪挾制，何必苟活人間？如蒙周全，請贈我夫妻兩粒毒龍丸，以爲轉世之用，足感盛情了。」癩姑笑道：「辛仙子，你真要兵解麼？現在卻非時候，還望暫時耐守，少安毋躁。因你先前過信陽烏球的威力，欲以真火克金，卻不知我們五行仙遁可以合運逆行，神妙無窮，瞬息萬變，你將先後天庚金威力一齊引發，如非瓊妹來快一步，早無幸理。現時我們也被隔斷在外，你如妄求兵解，連元神也難保全。我們定必成全你的心志，那毒龍丸也必奉贈，此時千萬不可造次。你如不信，我們先戮妖魂，與你看個榜樣，就知厲害了。」

鄔勤本被銀霞裹住，一見辛凌霄，色心又起，連呼辛道友，想要趕前會合。無奈銀霞之力奇大，將身困住，上下四外其重如山，彷彿將他埋在堅鋼以內，絲毫轉動不得。耳聽敵人這等說法，更加急怒交加，厲聲怪吼。辛凌霄已接口怒罵道：「無知妖孽，萬死不足蔽辜！我自先夫慘死，經諸同門再三勸解，知與峨眉弟子無干。祇爲友人所誤，又想毒龍丸可助亡夫轉世，致與羣邪爲伍。不料爾等天生淫邪，再三凌逼，我不得已，決計不論此行成敗，必從先夫于地下。你來時何等驕狂，以爲手到成功，並說成功以後，定必逼我順從，不怕逃上天去，想不到也有今日。」話未說完，英瓊見她玉容慘變，辭色悲壯，想起她乃崑崙派前輩劍仙，有名的神仙美眷，一念貪嗔，這等下場，不由心生憐憫，忙勸她道：「辛仙子無須氣苦，這等淫孽何值多言？當初我與易師姊實是道淺無知，無心之失，致誤賢夫婦仙業，至今愧對。我們必照尊意而行，將來定助賢夫婦成道，合籍雙修，重成正果便了。」辛凌霄聞言似頗感動。

鄔勤看出形勢不妙，妄想身是元神，先困火宮尚且無害，現僅被困，外有寶光防身，至多受點苦痛，反正難逃，把心一橫，一面厲聲辱罵，一面運用邪法玄功，還想衝突。誰知金、火、土正反相生，三行逆運，比起先前威力厲害百倍，休說妖人，便是天仙一旦入伏，也難倖免。他還未罵上兩句，敵人已經發難，眼見身外銀霞似電一般先閃得幾閃，緊跟着一片黃雲壓上身來。方覺身外寶光受不住無量壓力，往裏緊縮，烈焰又起，更有千萬把金刀環攻而至。鄔勤方怒吼一聲，所有邪法異寶一齊消滅，僅剩元神仍停陷在方纔燈花火焰之上。身外裹着一層黃雲，千萬金刀似暴雨一般刺到，痛苦非常。用盡邪法全無用處，元神被戊土真氣裹緊，庚金神刀亂絞亂刺，烈火再一焚燒，所受楚毒比起肉

身還勝百倍。元神精氣逐漸耗散，疼得不住慘號。英瓊心雖疾惡，卻不願見此慘狀，手掐靈訣，如法施爲，金、火、土三行神雷突然爆發。妖魂因陷火宮法物金燈之上，自覺黃沙如海，金刀如雨，烈火千重，霹靂大震，猛惡非常。從辛凌霄眼裏看去，卻似一盞半人高的燈，燈花祇有兩三寸長短，光甚停勻，妖魂祇寸許大小，困在其內，掙扎亂滾，忽見一片極淡黃光銀霞微微一閃，一串極輕微的爆音過處，妖魂消滅，神燈立隱。

經此一來，辛凌霄纔知仙遁神妙，不可思議。敵人對她一片好心，十分感愧，再不認輸，必和妖魂一樣形神皆滅。方想改口向主人分說，忽聽地底傳來風雷之聲，癩姑、英瓊面上立現驚容，同聲說道：「東宮乙木已將沙紅燕困住，忽生變故，我二人必須前往查看。好在話已言明，化敵爲友，辛仙子萬不可動，我們去去就來。」說時，英瓊已先飛走。癩姑臨行回顧，並說道：「別宮困有敵人，暫時不可撤禁，請辛仙子暫候，我們決無惡意。如生變化，祇要不逆它，拼受圍困，以靜相待，便可無事。恕不奉陪了。」說罷，剛飛走不久，金宮忽生鉅變。

原來辛凌霄心痛夫死，欲以身殉，剛入金宮，癩姑本心不願傷她，無如幻波池中人少，又知查山五鬼在上，想將黑狗釘破去，免留後患。在應敵時囑咐了辛凌霄幾句，暗示趨避之法，以爲必可照辦，不會身投死路。哪知辛凌霄志決心堅，全未在意，又聽說毒龍丸便藏金宮之內，貪心又起，想將靈丹得到，遁回山去，託友寶藏，然後兵解。並恃所持陽烏球和新借法寶能克真金，致將埋伏一齊引發，身困金刀銀霞之內，法寶全毀。正在驚惶強掙，想要就勢兵解，又恐元神全滅，眼看危急萬分。總算她出身正教，向無過惡，癩姑忽然匆匆飛回，見面大驚道：「辛仙子，怎不聽話，真要自取滅亡麼？」辛凌霄雖有悔意，因敵人本是後輩，不願輸口。雖經癩姑強用仙法將庚金制住，減去大半威力，不致受傷。無如人已被困在內，下餘三宮困有敵人，庚金已被引發，稍一疏忽，必被逃走，甚或毀損仙景，引出他變。癩姑沒奈何，祇得好言勸解，令其暫忍目前，自往別宮查看。果然下餘三敵所用法寶要強得多，金宮如若復原，辛凌霄逃走無妨，沙紅燕等三妖人便難免不乘隙進攻，越發不敢大意。剛用傳聲催令英瓊速回，誰知英瓊貪功，仍將妖人引下。癩姑事前在洞門外暗藏着一件照形之寶，看出英瓊下時身後附有一條極淡紅影，知道事有定數，果如眇姑所言，妖人仍被放入，祇得傳聲警告，趕往會合，費了許多事，纔除去妖人。辛凌霄剛被感化，本宮重地忽又傳來警兆，英瓊先往赴援，癩姑正囑咐辛凌霄不可再動，猛想起李寧別時之言，木宮所困正是沙紅燕，不禁心動，匆匆趕去。

癩姑剛走，辛凌霄正想起前事，愧悔交集，那環繞四外的金刀銀霞不知怎地忽閃奇光，

刀尖上更有五色火花，環身猛射，雖還未像先前一樣涌上身來，已覺出威力絕大，不禁大驚。雖仗殘餘法寶防護，已經禁受不住那金火互相生克的威力。又聽癩姑傳聲急呼，說東宮有強敵，由千尋地底潛入，現正緊急，望辛仙子忍耐待救，稍緩即來相助脫險，萬不可就此兵解或與衝突。但是情勢已萬分危急，眼看寶光逐漸減退，方喊：「我命休矣！」忽見一片青霞擁着千萬根大木影子排山倒海而來，以爲正反五行又化生出別的威力，如何能當，不由心驚目眩，神魂皆顫。那青霞木影忽然衝入重圍，將那四圍的金刀排蕩開去。緊跟着大木上忽發烈火，與那萬千金刀混合，激撞起來，雷聲隆隆，震撼全洞。辛凌霄正在心悸，青光一閃，倏地現出一個白衣少女，丰神絕代，美豔如仙，認出是前在幻波池上所遇少女上官紅，想不到數年之隔，竟有偌高功力。知其有意來援，雙方話已說明，化敵爲友，不禁驚喜。方要負愧開口，上官紅已躬身行禮，匆匆說道：「辛仙長，弟子對你實感知己之恩，回山聞說誤陷金宮，又當強敵侵入之際，特意來援。但是此時危機瞬息，老怪丌南公許要前來都不一定，事在緊急，尊意如何，還望示知，無不惟命。」辛凌霄前聽癩姑說過，此時五行仙遁不能輕撤，就能脫身，也無顏回見一班同門，難得敵人以德報怨，允贈靈丹，並助將來轉世成道，正好兵解，以踐昔年與丈夫同生共死之約，生生世世永爲夫婦。忙答：「賢妹犯險相救，甚感大德。峨眉門下果是不凡。我已不願求生，無如本門飛劍好些顧忌，最耗元神，況又身陷重圍。方纔令師叔已經言明，請賜兵解，便感盛情。」上官紅喜道：「弟於原恃師恩憐愛，回山聞警，拼受責罰，私自來援，不料雙方化敵爲友。本意拼着葬送一件法寶助仙長出險，但是羣邪兇威正盛，強敵將來，好些顧忌，既然如此，再好沒有。仙長元神飛出既難，更恐妖人暗算，最好由弟子保護，送往安全之處，事完送去轉世。尊意如何？」辛凌霄聞言，越發感動，悲喜落淚道：「賢妹根骨心性俱都天仙中人，我雖無此福緣收你爲徒，前番相迫，實由愛你太甚。想不到賢妹不念前嫌，反存知己之感，拼受師責，冒險相救，令人感愧萬分。事正緊急，不應遲延，此是定數，請下手吧。」

就這雙方問答之間，乙木、庚金正反相剋，聲勢越發猛烈，滿洞霞光萬道，電旋星飛，萬雷怒鳴，震耳欲聾。上官紅一面應答，一面行法強制，面上已現驚畏之色，聞言匆匆答道：「勢果危急，弟子遵命。」辛凌霄方說：「殘屍應劫，可減庚金威力，無須顧惜。」一道青光環身而過，元神剛剛飛起，上官紅揚手一幢金光，將其裹住。方說：「弟子無禮，望乞恕罪。」將手一招，一同收入袖內。那兩段殘屍已被金刀神木裹去，一串雷聲過處，可憐一個修道多年，儀態萬方的美貌女仙，就此香消玉殞，化爲烏有。

幻波池除靈泉通路外，原有兩條密徑：一通靜瓊谷，尚未開通；另一條便是上官紅昔年誤入的後洞入口。近受南星原女仙盧嫗之教，所設仙陣便在後洞以外，地名青松坪。本

來太清禁制封閉嚴密，仙陣又設其上，威力神妙，休說羣邪，連不久到來的丌南公，因盧嫗事前設有仙法顛倒，出於意外，發動以前，也難看出一點影迹。上官紅原因女仙盧嫗所傳陣法佈成之後，見竺氏姊弟一經行法，周身均有一層寶光籠罩，連用仙劍法寶試探，均不能傷；三小前得法寶，又都煉成。正在心喜，忽聽吸星神簪上發出語聲，說：「時機已至，可助鄧八姑收那日月五星輪。成功之後，必有強敵飛來，速隨八姑用雪魂珠護身，九天元陽尺開路，避開正面，由左飛出重圍，再行分手。八姑速將所收之主送往紫雲宮，交與二雲重煉備用。以防留在幻波池，萬一有失。上官紅速往大咎山告知金蟬等七矮，令衆來援。中途如遇李洪，令照七老所說，單獨行事，不可隨衆一起。」上官紅領命，知道事在緊急，絲毫不能鬆懈。剛一出陣，正值八姑飛到，用本身雪魂珠和淩渾所借天狼釘、九天元陽尺，將日月二輪制住。上官紅再用吸星神簪制住星輪，大功告成。那吸星神簪本由癩姑按照盧嫗所說施爲，交與上官紅，前往佈陣行法，事完便化作一道黑色精光，仍朝癩姑自行飛去。八姑遂帶上官紅分頭行事。

上官紅剛飛到大咎山，金蟬、朱文、石生、俞巒、石奇、李健、趙燕兒、雲九姑、錢萊、石完等十人剛將妖婦五淫神女蕭寶娘用天心環除去，氣走洪真武，正在說笑，忙即上前拜見。衆人見她慧質仙根，秀麗入骨，個個稱讚。等到問完前事和盧嫗所示機宜，全都大驚，忙即起身飛去。剛到中土，便見一道金光、一道紅光合在一起，由斜刺裏電掣飛來。知是正教門下，未及細看，來勢絕快，雙方已經對面。原來正是李洪，同了一個相貌靈秀，看去不過十來歲，極似道家元嬰，駕着一道極強烈的朱虹，挽手飛來。二人年貌均差不多，看似幼童，功力卻都甚高，偏看不出那幼童是甚來路。方在驚奇，李洪已將遁光停住，對衆說道：「蟬哥哥、文姊姊，你們快看，此是我忘年之交陳巖。」金蟬方要開口，令其獨行，李洪已先笑道：「蟬哥哥莫討嫌我，我二人早就知道，不和你們一起。我這位陳哥哥的法力大着呢。我不過把雙方引見，不到依還嶺就分路了。」衆人見那陳巖分明和李洪一樣，是個未成年的幼童，裝束也差不多。祇是頭戴珠冠，身披粉紅色荷葉雲肩，下繫翠鳥羽織成的短戰裙，紅綠相映，金碧輝煌。手臂腿足全露在外，又生得粉妝玉琢。腰繫玉環，項掛金鎖，寶光隱隱，背插短槍，金光四射，腰邊掛着一個魚鱗寶囊。和李洪一比，簡直一個哪吒，一個紅孩兒，一對金童下臨凡世，仙風道骨更不必說，俱都暗中稱奇。

一邊飛行，一邊禮敘，話未談完，已經飛到寶城山。老遠便見依還嶺上煙光雜沓，妖雲瀰漫，高涌天半，依還嶺全山均在籠罩之下。金、石二人都是慧目法眼，本能透視雲霧，定睛一看，妖雲之下，全山並無人影，祇有一片彩煙托住，衆妖人正在耀武揚威，朝下猛攻。不禁大怒，方要追去，耳聽李洪笑說：「少時再見。紅侄可要隨我同行？」上官

紅忙答：「弟子遵命。」李、陳二人同說：「這樣走法不行，我們須要暗來。」說罷，揚手一片金霞閃過，三人同時不見，休說人影，連個破空之聲均無。金蟬等七人見李洪九世修爲，法力未失，更得有幾件仙府奇珍，時遇仙緣，不去說他；陳巖從未聽說，那麼強烈的遁光也未見過，匆匆不及詢問，竟看不出他的來路，走後重又稱讚不置。

上官紅原奉盧嫗之命，祇說最好先回，趕在前面，沒想到是李洪攜帶。聞名已久，不料如此神通，當時祇覺金霞耀眼，閃得一閃，身子便似被甚麼大力攝起，耳聽天風呼呼亂響，卻吹不上身來，晃眼便到依還嶺上空。方想下有五煙羅，正準備行法下降，以防降勢太快，萬一疏忽，致被邪法侵入。忽聽李洪傳聲說道：「你自入洞，莫管我們。」說時，人已衝煙而下。上官紅不及施爲，纔知二人法力真高。等到幻波池旁，李、陳二人忽然不見，忙往池中飛去，青囊仙子華瑤崧忙即開洞放入。上官紅見五行仙遁全被敵人引發，忙往後洞去尋易靜，不知何往。拜見華瑤崧，談了一陣，纔知辛凌霄被困金宮，危機頃刻。想起以前她想收自己爲徒，對自己十分期愛，又是正教前輩，自己如非先遇恩師，定蒙收錄，仙業仍可有望，頓生知己之感。又聽華瑤崧口氣，師長對她鍾愛，從此祇管任性而行，不必遇事稟告。心想：「如尋恩師請求，似辛凌霄這樣人必定寬容。」時機危急，本準備先去救人，再向師長奉告。剛到金宮，便看出中宮有警，牽制全局，五行仙遁齊生威力，不禁大驚，決計拼受師責，救她一命。及聽辛凌霄那等說話，越發放心，暗忖：「此時五行仙遁行將合運，便自己師徒精通仙法，也須按照總圖施爲，不能疏忽，外人決逃不脫。何況主要的強敵不久飛臨，金、石諸位師長同門也必到達上面，正在混戰，形勢兇險，如欲脫身，也實艱危。難得她自願兵解，並與二位師叔說定。」立即應諾，收了辛凌霄的元神，欲往中宮會合。

易靜忽引朱文、石奇、趙燕兒和女仙俞嬋、雲九姑五人一齊飛來，見面便說金蟬、石生帶了李健、錢萊、石完已到依還嶺，正與羣邪惡鬥。另有同門數人趕到，內中徐祥鵝和新下山的木雞、林秋水已經受傷，被對峰林寒用仙法接去，尚在救治。翼人耿鯤因念金石峽之仇，岷山漏網以後，特地趕往海外，趁着天乾山小男去休寧島赴宴，偷入三連宮，將十八粒天罡珠盜走。事前又將海穴中法寶連同門下水族煉成的妖徒一齊帶上趕來，並用法寶查出小人韓玄現在靜瓊谷待機，越發忿怒，飛來報仇，一到，便在靜瓊谷上空惡罵叫陣。韓玄小人心高，上次得勝，未免驕敵，把事看易，竟不聽勸，自恃這次持有師門至寶如意水煙羅和另兩件法寶，足可防身禦敵，強行出戰。一照面便被一粒天罡珠震傷，如無法寶防身，幾遭慘死。幸而沙佘、米佘二小奉了淩雲鳳之命趕來助戰，用伽藍珠和毗那神刀，將其護送往對峰林寒陣內。耿鯤本想用十八粒天罡珠連山帶人震成粉碎，剛發一粒，太乙五煙羅便幾被震破。幸而金蟬等趕到，勉強用天心環將那分而複合的千

萬年乾天罡氣制住。緊跟着，天乾山小男在休寧島得知寶珠被盜，立命隨侍大弟子師真童拿了天乾袋和一道靈符，用飛光遁法電馳飛來。耿鯤已將另十七粒天罡珠發出，眼看五煙羅將被震破，人也要傷不少。師真童恰好趕到，由天乾袋內發出青白二氣，將珠一起收去。金蟬剛將玉虎神光放起，想要抵敵，猛瞥見一片青色雲光擁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道童，一言不發，纔一照面，朝着耿鯤冷笑一聲，便將天罡珠收去。又朝衆人把手一拱，青光一閃，飛雲已到天邊。

耿鯤知道進退兩難，反正無幸，妄想拼命。便把全身羽毛化成無數火星，往下飛射。帶來的一班妖徒也各將元丹和所煉陰火紛紛噴出，滿空飛舞。金蟬等各施飛劍、法寶還攻，並掃蕩滿空藍色妖雲。忽見青松坪那面飛來一道佛光和三枝如火箭之寶，其疾如電，突然出現。耿鯤竟被佛光罩定，炸成粉碎，佛光火箭立隱，更不再現。妖人屠霸本與耿鯤相識，見衆妖人紛紛傷亡，耿鯤正在暴怒發威。陳巖突然現身，不知用甚法寶，竟將滿空藍色妖雲點燃，轟的一聲大震，化爲火山也似大片藍焰，直上高空消滅。雙方正在相持，易靜見妖雲雖破，還有強敵將來，丌南公不久即至，五煙羅擋他不住，不願斷送，一會兒便要撤去。索性縱令羣邪一半入宮，用五行仙遁除去；一半由金蟬等分人在上抵敵。祇是仙府人少，須人相助，爲此將五人帶下。又令上官紅去往木宮替出癩姑，請其飛往上面，按照盧嫗仙示主持。

上官紅領命欲行，癩姑恰由木宮飛來，見面警告道：「沙紅燕爲瓊妹毀了她的容貌，仗着地底來敵相助，用老怪法寶仍由地底穿山逃去。如今老怪丌南公已由黑伽山落神嶺起身而來，轉眼到達，亂子不小。我們雖有安排，還須謹慎。師姊速往中宮坐鎮，主持總圖。我到上面等候他去。」活剛說完，猛聽遠遠天空中有一老人口音哈哈笑道：「無知小狗男女，我本不值與你們計較，無如欺人太甚，情理難容！先將你們擒回山去，等你們師長尋我要人便了。你們祇管準備，老夫還未起身呢。」說時，語聲並不十分強烈，但是入耳心驚，連地皮均似受了震撼。癩姑心想：「此老果然厲害，能由數萬里外傳聲來此。」方在心驚，忽聽一幼童口音接口罵道：「憑你也配？你由地底傳聲，有甚稀罕？我隨便答話，便能高出九天之上，老怪物聽見了麼？你不過倚老賣老，以強凌弱，自己打嘴。休說各位師兄師姊，就我一個幼童，你便休想傷我一根毫髮。有本事祇管前來，空吹大氣作甚？」隨聽哈哈大笑之聲由遠而近，比前還要強烈。癩姑知道丌南公已被激怒，就要飛到，雖有佈置，也甚驚惶，連忙往上飛起。五煙羅已被易靜撤去，羣邪紛紛往池中飛降。癩姑一面傳聲，告知諸同門分頭迎敵，並說老怪丌南公不久即至，各自戒備，不可力敵。要知後文許多驚險情節，請看下文分解。